

## 論《四書章句集注》對聖賢授受語境的承繼與開展

陳志信

### 摘要

若尊重儒者作為引讀經典的解人該身分認同，遵循某注疏體例對待典籍、引導讀者的方式來看待注解，我們將發覺經注實可視作是紙筆間展開的，那注經者面對預想讀注者開示經旨的喻道場合。本文鎖定朱熹（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進行研究。我們發現：該經注乃注者自宋儒經說（主要是二程）聞道，決意採誦經指南形制以圖發揮引領誦習功效的注解。藉此簡明注本，朱熹上溯古來聖君賢相授受至道的譜系，揭明《四書》乃未得君師位置的孔門祖孫（孔子、子思）、師徒（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喻至道的場合或語境，且申明自家即從《四書》曉聞道旨的經驗；於是面對《章句集注》的預想讀者，他作注乃承接聖賢授受傳統的又一次講道場合或語境了。在注經行動中，朱熹一本《四書》語文特色，他或者側重解析章句，或者務力咀嚼文意和勾聯文脈，從而舉揚了《大學》、《中庸》裡的「格致」、「誠意」和「慎獨」，《論語》、《孟子》裡的「克己復禮」、「求放心」和「存夜氣」，以呼應堯、舜、禹來的「允執厥中」、還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諄諄告誡。職是，藉著對經典語文的再三致意，朱子的道統大業終將趨近完成。

關鍵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道統、授受語境、注經行動

## The Lineage and Discours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Variorum of the Four Books*

Chen Chih-hsin

### Abstract

Many scholars and editors contributed to the project of the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Five Classics* in Tang Dynasty. The studies on the scholars and editors are however relatively scarce, because littl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em are available. To bridge the gap,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into the life of Ma Chia-Yun, one of the famous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 so as to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Confucian stud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ang Dynasty. Firstly, certain historical records are drawn from *New Book of Tang (Shin Tang Shu)* and *Book of Tang (Joe Tang Shu)* and *Retribution after Death (Ming Bao Gee)* in order to piece together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Ma Chia-Yun. Secondly, the time point where he critiqued Kong Yin-Da and his impact on the studies of the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Five Classics* are also examined. The result of the above studies would shed more light on the editing process of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Five Classics* in the 16<sup>th</sup> year of Zhenguan perio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ang Dynasty.

Keywords: Zhu Xi, *Variorum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Zhangju Jizhu*, Confucian orthodoxy, sphe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Jing-commentary movement, Classical commentary movement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一、前言：經注作為呈現傳喻經旨場域的史料

當代經學奠基史料學。於經學傳統逐梯次被認定的諸部經典，還有層疊累積的歷代經注，遂成為研究傳統文化諸分科的史料：從探勘典章制度、梳理義理思想，到建構政治、社會、經濟、倫理、教育、宗教、禮俗、文學、哲學史圖像云云，傳統經學誠諸學科取資的重要文獻來源。<sup>1</sup>

對關注經學活動自身情狀，而非前述諸文化科別的學人來說，經注作為史料的意義當是：一代代儒者遺留的那些體例殊異的注疏，殆即某時空裡某人基於某學風進行的，種種看待典籍、對待（預想）讀注者均按特殊考量，且循特定方式為之的解釋；換言之，當我們留意注疏形制而非僅著眼注解的內容時，或將發現篇篇經注，實為注經者於紙筆間展開的場場曉諭經旨的活動歟。注解本身作為具現治經行動風貌的史料，其價值誠珍貴矣！於是，接引文藝批評相關技術，對歷代注疏展開像是語氣、節奏的體察，以及談話語境、敘述脈絡和篇章結構的考察工作，以圖勾勒注者與經典、讀者往來互動的關係和場景，也就是戮力開掘經注作為經學活動實錄的文獻價值，遂成為關懷傳統經學情態、精神的學人須費心經營的事務了。<sup>2</sup>

<sup>1</sup> 經學傳統能如是廣泛提供資料，當然反映經學本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該現象。本世紀初刊行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首〈整理說明〉即謂：「儒家的十三經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聖經』，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和核心。它們主導和影響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達數千年之久，中國傳統的哲學、文學、教育、倫理等一切學術思想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和社會風尚，無不以為之圭臬。經學是中國的『國學』，統治者奉它們為治國安邦的法寶，士大夫以通經致用為自己的終身抱負，平民百姓也以它們為修身行事的彝訓。」〔《十三經注疏》整理工作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gongzuo weiyuanhui*：〈整理說明〉“Zhengli shuoming”，收於〔魏〕Wei 王弼 Wang Bi 注，〔唐〕Tang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臺北[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年），頁5）又當代經學奠基於史料學，蓋古史辨運動促成的學術典範（paradigm）轉移所致，亦即所謂經鑄史的學術趨勢。參見拙著：〈倫理神話的闡釋——以《毛詩鄭箋》的詮釋體系試探經學運作的形式與意義〉“Lunli shenhua de chanshi: yi *Maoshi zhengjian* de quanshi tixi shitan jingxue yunzuo de xingshi yu yi yi”，收於李明輝 Li Minghui、陳瑋芬 Chen Weifen 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個案篇》*Lijie guanshi yu rujia chuantong: ge'an pian*（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2008年），頁75-84。

<sup>2</sup> 關於開發經注作為治經活動實錄該研究進路的相關預設，請參考拙著：〈論《禮記正義》的注疏形式與意義，兼論魏晉六朝的文學意識與創作實踐〉“Lun *Liji zhengyi* de zhushu xingshi yu yi yi, jianlun Wei Jin Liuchao de wenxue yishi yu chuanguiao shijian”，《思與言》*Si yu yan* 50卷2期（2012年6月），頁144-149。

秉此研究進路，且讓我們就朱熹（1130-1200）經學力作《四書章句集注》進行研討。前賢早指出該經注充分反映注者懷想的道統理念，朱子繼往開來、傳喻至道的用心當淋漓體現於注中；<sup>3</sup>另該注解對注疏體例持高度自覺，亦有學者點出朱子清楚「扮演引讀經典的解人角色」，<sup>4</sup>故其解經格式實有相當討論空間；再加上朱熹幾窮畢生心力製作這部注解，《四書章句集注》蓋朱子精心籌畫的、期臻完美境界的一場傳誦經旨活動無疑。<sup>5</sup>職是於下文，我們將先考察該書成書經過，以了解朱熹投身《四書》注疏工作的諸多忖量和規劃；緊接著，本文將把《四書章句集注》當成某次字紙間擬想出的傳經場域，檢視其特色、內涵及意義為何。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吾人將對傳統經學的行動及其價值，產生同情共感的認識。

## 二、從注經行動的實務面看《四書章句集注》的成書經過

朱子致力研治《四書》，殆始乎而立之……而終生未輟，期間著手多部論著，終薈萃成《四書章句集注》。對此，陳鐵凡早分初創書寫、改定製作和修改未輟三個歷程，以表格表述《章句集注》的撰作經過：

歷程	書名	寫成時間	附記
第一 歷程	論語要義	宋高宗紹興 32 年（西元 1162 年）	
	論語訓蒙口義		無傳本
第二 歷程	論孟精義	宋孝宗乾道 8 年（西元 1172 年）	
	孟子要略	宋孝宗淳熙 3 年（西元 1176 年）	無傳本
	論孟集義（原名 論孟要義）	宋孝宗淳熙 7 年（西元 1180 年）	論孟精義之增訂
第三 歷程	論語、孟子集注	宋孝宗淳熙 4 年（西元 1177 年）	
	大學、中庸章句		章句序文作於淳熙 16 年 <sup>6</sup>

<sup>3</sup> 董金裕 Dong Jinyu 即標舉「闡明古聖相傳的道統」，作為「朱熹注解並結集四書的用意」的頭項動機。見氏著：〈朱熹與四書集注〉“Zhu Xi yu Sishu jizhu”，《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Guoli Zhengzhi daxue xuebao (renwen xueke lei) 70 期（1995 年 6 月），頁 8-9。

<sup>4</sup> 陳逢源 Chen Fengyuan：《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Taipei]：里仁書局[Liren shuju]，2006 年），頁 197。

<sup>5</sup> 有關朱子學生投注《四書章句集注》製作的相關記載，以及注者對成績的高度自評，可參考邱漢生 Qiu Hansheng：《四書集注簡論》Sishu jizhu jianlun（北京[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80 年），頁 21-26，頁 32-35。

<sup>6</sup> 陳鐵凡 Chen Tiefan：〈四書章句集注考源〉“Sishu zhangju jizhu kaoyuan”，收於錢穆 Qian Mu 等著：《論孟論文集》Lun Meng lunwenji（臺北[Taipei]：黎明文化[Liming wenhua]，

有別呈現大略情形的這張簡表，以梳理朱子生平資料見長的束景南，嘗按《孟子》、《論語》、《大學》和《中庸》順序，對諸書演變歷程做出詳考且畫成諸幅演進圖。據其考定，朱子對《孟子》的論著有：《孟子集解》（紹興 30 年稿成，乾道 3 年首次修定，乾道 7 年二次修定）、《孟子集義》（乾道 8 年序定，即《孟子集解》二次修定本；初名《精義》後改《要義》，再改《集義》）、《孟子集注》（淳熙 4 年稿成。丁酉本）、《孟子或問》（淳熙 4 年稿成。丁酉本）、《孟子要略》（紹熙 3 年成，後佚）；對《論語》的論著有：《論語集解》（成於紹興 30 年前，佚）、《論語要義》（隆興元年成，佚。乾道 2 年刻於武陽）、《論語訓蒙口義》（隆興元年成，即《論語詳說》，生前未刻，佚）、《論語精義》（乾道 8 年序定，淳熙 7 年刻於豫章，改名《要義》，後再改名《集義》）、《論語集注》（淳熙 4 年成。丁酉本）、《論語或問》（淳熙 4 年成。丁酉本）；對《大學》的論著有：《大學集解》（即《詳說》，乾道 3 年以前成，佚）、《大學章句》（乾道 7 年稿成，淳熙 4 年序定）、《大學或問》（淳熙 4 年稿成）；對《中庸》的論著有：《中庸詳說》（成於紹興年間，佚）、《中庸章句》（乾道 8 年稿成，淳熙 4 年序定，淳熙 16 年再序定）、《中庸或問》（淳熙 4 年序定，淳熙 16 年再序定）、《中庸輯略》（自乾道 9 年序定的石齋《中庸集解》刪定成。淳熙 4 年序定，淳熙 16 年再序定）。<sup>7</sup>面對朱子長期注疏《四書》，後結晶為《章句集注》該現象，學者們有從資料搜羅、汰選面進行評論者，如束氏：「蓋朱熹早年之作多致力廣搜先儒之說而成一編，收羅宏富，細大不捐，欲為以後作精注簡解準備材料」云云，<sup>8</sup>有秉學術淵流，從朱熹與二程學問的師承關係作出論述者，如陳逢源：「朱熹四書學即是從二程學術中淬礪磨鍊出來的成果」云云，<sup>9</sup>也有自注解體例面作出觀察者，像董金裕即認為是批著作均「朝向兼重義理與訓詁之途發

1982 年），頁 35。

<sup>7</sup> 束景南 Shu Jingnan：〈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Zhu Xi qian Sishu jizhu kao(cong Sishu jijie dao Sishu jizhu)”，《朱熹佚文輯考》Zhu Xi yi wen ji kao（鹽城[Yancheng]：江蘇古籍出版社[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1 年），頁 600、605-606、612、618。

<sup>8</sup> 同上註，頁 601。

<sup>9</sup> 陳逢源 Chen Fengyuan：《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頁 79。陳先生對《四書章句集注》撰作歷程的描述，主就朱子和程門學說關係，分「啟蒙涵養時期」、「匯聚體會時期」、「形構體系時期」和「反復鍛鍊時期」四期論述之（頁 74-116）。

展」。<sup>10</sup>其實，就治經實務看，這些面向本就是相互涵攝的：畢竟，傳統經學乃儒者於己立、己達後轉就的立人、達人事務；朱子既為該傳統成員，故像是如何申揚自家認同的學派經說，怎麼從廣收資料裡精練論述，如何援用適當的注疏形制，又將怎麼引領後進讀經使其與聞大道，種種付量和努力，原來就是研治經典時環環相扣的事。所以在此，就讓我們把握這實務面，好好檢視朱子對《四書》的所作所為。

事情一開始就很明朗，當年過三十值壯年的朱熹初投身注經事業，他的考量和用功，即從兩方面進行：其一，一本已從程門聞道的經驗，纂輯主要是二程的經說，以圖啟發後進對儒道的領會；其二，打造一本好上手的誦經指南，也就是結合（主要是）漢唐訓詁和（主要是）宋儒義理，製作出順經文文句、簡而易於誦習的注本。故當時他就有兩本《論語》注解：《論語要義》與《論語訓蒙口義》。於前書序文，朱熹明白標誌他自程門曉聞儒道該學歷，且申言編纂程氏兄弟經說的是部論著「庶幾」已掌握《論語》「要義」，若「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sup>11</sup>於後書序文，朱熹指出由於收羅當朝「諸老先生」說法的《要義》「本非為童子設也」，故方「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完成這部「將藏之家塾」「取便於童子之習」的本子。<sup>12</sup>往後朱子治《四書》縱有多部著作，大抵都是循這兩條路子發展出的系列：前者若名曰「精義」、「要義」或「集義」，主要收集所謂「國朝諸老先生」說法的注解；<sup>13</sup>而後者就是本文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由《大學章句》、

<sup>10</sup> 董金裕 Dong Jinyu：〈朱熹與四書集注〉“Zhu Xi yu Sishu jizhu”，頁4。

<sup>11</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論語要義目錄序〉“Lunyu yaoyi mulu xu”，《朱熹集》Zhu Xi ji（成都[Chengdou]：四川教育出版社[Sichuan jiaoyu chubanshe]，1996年）卷75，頁3924。

<sup>12</sup> 同上註，頁3925。

<sup>13</sup> 姑據〈論語集義序〉，朱熹蒐輯的學說除二程（顛、頤）外，尚有「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載）、若范氏（祖禹）、二呂氏（大臨、希哲）、謝氏（良佐）、游氏（酢）、楊氏（時）、侯氏（仲良）、尹氏（焯）」云云（〔宋〕Song 朱熹 Zhu Xi：〈論語集義序〉“Lunyu jiyi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75，頁3944）。又是部書全名或當冠上「國朝諸老先生」，如清康熙中禦兒呂氏寶誥堂刊本的《論孟精義》即題作《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宋〕Song 朱熹 Zhu Xi：《論語精義》Lunyu jingyi，《朱子遺書》Zhuzi yishu（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69年）卷1，頁1上〕。要之，以「精義」、「要義」、「集義」命名的論著收羅的，主要就是宋代理學家的經說、學說。

《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四部著作拼組成的《四書章句集注》。

自注疏形制觀察，所謂「集義」體例，乃為反映某部典籍其「注釋成見積累和發展的歷史意義」。<sup>14</sup>朱熹務力於此，自然源出他自程門聞道的親切經驗；基於對二程的信仰和信念，他汲汲收集、匯聚諸老先生講說，建立且舉揚（主要是）理學家經說傳統，供具備一定程度的後學發明儒道所資。<sup>15</sup>又像「訓蒙口義」是類體例，後為《四書章句集注》採用者，就如朱熹三子在描述的：

《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sup>16</sup>

其為主要為初學者設的指南無疑，該注解供誦習之用的性質昭晰、明確。必須補充的是，前者製作實為後者基礎。朱熹嘗謂：其治《論》、《孟》，「諸家解有一箱」，經嚴謹檢覈後「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種種為製《精義》下的功夫「雖未如今《集注》簡盡，然大綱已定」，後「《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sup>17</sup>換言之，博採且經篩選程序的集義工作，後遂為打造

<sup>14</sup> 陸建猷 Lu Jianyou：《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西安[Xian]：陝西人民出版社[Shanxi renmin chubanshe]，2002年），頁90。陸氏此說針對《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而發。

<sup>15</sup> 案朱子學習的程門學問，於該時王學當道下為朝廷所禁止。涉及新舊黨爭的這段求學經歷並不簡單。詳見陳逢源 Chen Fengyuan：《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頁77-79。事實上研治《四書》本是二程學術的獨到處，朱子專務《四書》即受程門啟發。詳見陸建猷 Lu Jianyou：《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頁49-52。

<sup>16</sup> 〔清〕Qing 朱彝尊 Zhu Yizun 撰，翁方綱 Weng Fanggang 補正，羅振玉 Luo Zhenyu 校記：《經義考·補正·校記》*Jing yi kao, bu zheng, jiao ji*（北京[Beijing]：中國書店[Zhongguo shudian]，2009年）卷217，頁5下。

<sup>17</sup> 〔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86年）卷120，頁2886。《論孟集注》雖延續《論孟集義》這「集某」名稱，然體例已殊。錢穆早就指出朱熹以「集某」命篇的論著，縱保留從前收羅眾學者說法該時的「集某」書名，然已轉成引領後學誦經的本子，《論孟集注》或《詩集傳》皆是如此。見錢穆 Qian Mu：《朱子新學案》*Zhuzi xin xuean*（臺北[Taipei]：三民書局[Sanmin shuju]，1989年）第4冊，〈朱子之詩學〉“*Zhuzi zhi shixue*”，頁73-74。

《章句集注》這「簡盡」讀經指引的資產。況且朱子撰作《章句集注》同時，嘗擬問答體作《四書或問》，解釋所以取此說、捨彼說的緣由，不正反映這兩種注解體例間存在的取資關係。由是，有宋理學家精神當自前者貫通到後者。

更進一步觀察，應對注解引領後進的功能作了預估及設想，朱子認為兩類注疏的合體並陳，將會發生最佳效果。學者早指出《中庸章句》的全名當作《中庸章句、或問》，<sup>18</sup>其他三本注解亦當分別稱作《孟子集注、或問》、《論語集注、或問》和《大學章句、或問》。<sup>19</sup>作為簡明誦習指南的《章句集注》當配合述及諸老先生意見取捨的《或問》同看，正反映朱熹認為簡盡注本與廣博注本二者不可偏廢。朱子弟子陳淳（1153-1217）曾說：「《集注》遍閱諸家說，雖一字一句皆為抄掇，旋加磨刮，翦繁趨約，不啻數百過。」<sup>20</sup>由是，將《集注》和《集義》相互參照，「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sup>21</sup>好好揣摩注者曾經用心、用力處，自然是朱子所在乎的；然朱熹指示讀《章句集注》之餘仍須留心諸老先生經說，也就是仍得看《集義》、《或問》一類本子，實別有深意。案朱子嘗云：於《集義》裡「看眾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比起光看《集注》，尤其能興發讀者心靈。<sup>22</sup>這就說明：縱使在撰寫《章句集注》過程中，不少前輩講說被汰換掉了，然其解說多有精闢、精采處足供發想；此般旁通效用，恐就不是供作誦經指引的簡明注本能擔負的了。<sup>23</sup>且看〈中庸章句序〉末段，

<sup>18</sup> 邱漢生蓋據〈中庸章句序〉如是說。邱先生指出該書當由《中庸章句》、《中庸集解輯略》和《中庸或問》共同組成。見氏著：《四書集注簡論》*Sishu jizhu jianlun*，頁15-17。

<sup>19</sup> 束景南就如此標目。見氏著：〈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Zhu Xi qian Sishu jizhu kao(cong Sishu jijie dao Sishu jizhu)”，《朱熹佚文輯考》*Zhu Xi yi wen ji kao*，頁592、600-601、607。

<sup>20</sup> 〔清〕Qing 朱彝尊 Zhu Yizun 撰，翁方綱 Weng Fanggang 補正，羅振玉 Luo Zhenyu 校記：《經義考·補正·校記》*Jing yi kao, bu zheng, xiao ji* 卷217，頁4下。

<sup>21</sup> 〔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19，頁439。

<sup>22</sup> 同上註，頁440。

<sup>23</sup> 理學前輩的某些講說所以在撰作《章句集注》時被汰換，除有錢穆注意到的，朱子自家學問日益成熟，從作《精義》、《要義》的「蒼萃眾說」期邁入《集注》的「自出手眼」期該原因外（見氏著：《朱子新學案》*Zhuzi xin xuean* 第4冊，〈朱子之四書學〉“Zhuzi zhi sishuxue”，頁189），亦與《四書章句集注》作為誦習指引的注疏體制相關。案朱子嘗言：「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作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得聖人意思出來。」〔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21，頁484）可見前儒說法多是未貼緊經



朱熹申言他寫定《中庸章句》，又將石齧（1128-1182）收錄（主要是）程門經說的《中庸集解》刪定成《中庸集解輯略》，且完成了《中庸或問》；諸項注疏功夫齊備後，他娓娓道出這樣的話語：

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sup>24</sup>

所謂「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對應的正是《中庸章句》，而所謂「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對應的則是《中庸集解輯略》和《中庸或問》。所以很清楚地，分屬兩類體例的三部著作拼合在一塊，顯示朱熹示意的讀《中庸》進路乃：透過《章句》引導，先通曉經文章節裡各精粗大小旨趣，再來還得「曲暢旁通」眾儒經說，領略諸說「各極其趣」的豐富啟示；通過這兩層功夫的踐履，方教「初學之士」漸「行遠升高」，走上求道、明道的迢迢路程。又對《大學》，朱熹也作出類似指示：「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文本，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sup>25</sup>「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云云，這讀經相續階段的標誌，豈不與〈中庸章句序〉末段所言如出一轍。另外，於〈讀書之要〉一文中，朱熹述及閱讀《論語》、《孟子》，當循篇章次第、且本二書語文特質爛熟誦習（此即「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兩大綱領），這裡指得，當是後進須按《論孟集注》指引讀經的課題；此後話鋒一轉，朱子論及面對前輩紛紜眾說，讀者當「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此處所指，蓋是後學須深入《論孟精義》或《論孟或問》一類書進行旁通、感發的課題了。<sup>26</sup>要之，

---

文的講說，不全然適合載入作為誦習指南的《集注》。但話說回來，就因這些說法多有旁通發明處，故仍被朱子看重，認為值得後學閱讀。

<sup>24</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 :〈中庸章句序〉“Zhongyong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 頁 3996。

<sup>25</sup>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 14, 頁 257。

<sup>26</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 :〈讀書之要〉“Du shu zhi yao”,《朱熹集》*Zhu Xi ji*, 卷 74, 頁 3889。據該文首段對《論孟精義》與《論孟集注》間體例不同的討論，還有文末對如何閱覽眾儒講說的說明（頁 3888-3889），所謂〈讀書之要〉所指的「書」，當包括《論孟集注》和《論孟精義》（或《論孟或問》），甚至就是針對《論孟集注》、《或問》而言，絕非泛稱。

朱熹拼湊並陳簡與博兩種注解，使讀者接續讀之該想法和設計，是通貫、通用於《四書》的。

論述至此，我們發現當從注經行動的實務面，也就是既留心注者自家師承淵源、亦留意他套用何注疏形制以傳喻經旨，來檢視《四書章句集注》的成書經過時，或者博採、精選眾理學先輩之講說，或者製作教後進易上手的誦習指南，朱熹兼顧的這兩條注疏進路，讓他撰輯的多部《四書》著作，其間關係脈絡清楚呈現：原來朱子長年經手的林林總總注解，最終是要成就某種合體分陳的經注綜合體，它既讓讀注者得嫻熟誦讀經典，亦將使後學透過前輩各趨微妙的講說，旁通、感發儒道之深沉奧妙。後來，即便出於各種考量，像朱子逐漸發現《集義》裡諸老先生經說不盡可取，《或問》修治工程進度落後、沒法搭配改定日趨完備的《章句集注》，還有《集義》、《或問》過於繁複不易讀通，且還可能養出後進輕蔑前賢的習氣等等，朱熹晚年傾向讓讀者專務《章句集注》之誦習，也就是先打好求學問道的根基。<sup>27</sup>不過，《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幾畢朱子一生諸《四書》論著的結晶，其學脈來歷有自，其體制規劃具進階性，也就是撰述目的始終不離發揚宋儒講說，此等事是絕不能忽視的。

### 三、朱熹於《四書章句集注》揭示的道統觀及其特性

於本節，我們將把討論集中在《四書章句集注》。首先要觀察的，是朱熹於該經注明白揭櫫的道統觀，也就是突顯《四書》於儒道傳承歷程中的地位和特殊性的歷史觀。該史觀的舉揚，實關乎朱子何以注疏《四書》、又將就何處傾心力一類重要課題。

關於這道統觀，尤引人矚目的，就是〈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的論述。注解《四書》工程近半個甲子，朱熹終在耳順之年春季，陸續完成二篇序文，為其長期工作的意義作出說明；所謂聖賢相傳之道統，就在他對《大學》、《中庸》是二文獻的歷史敘述中呈現出來：為交代《大學》作為先古聖王設置的大學裡，那「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教法學程，以及《中庸》作為先代聖君賢相「授受（權位）之際」「丁寧告戒」的治心要道的流傳始末，朱熹於兩篇序文套用相同敘事模式，先是上溯是二文獻作

<sup>27</sup> 參見錢穆對朱子前後主張、指示的縝密考述。見氏著：《朱子新學案》*Zhuzi xin xuean* 第4冊，〈朱子之四書學〉“*Zhuzi zhi sishuxue*”，頁180-229。

為先王禮制之一環（或為教學綱領，或為養心秘訣）的淵源，隨即述及未得「君師」位置的夫子，遭逢禮樂崩壞亂世，憂心道學失傳，遂曉諭古來大學、中庸之道，分別經曾子（及其門人）和子思撰作成篇；而終訴諸文字且為孔門傳承所資的《學》、《庸》二書，遂為千百年後儒者重振儒道的憑依。透過如是敘說，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來，或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為臣）而後，傳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身，再由有宋「河南程氏兩夫子」重新接續之的脈長道統，就這麼被聯繫出了。<sup>28</sup>另對《論語》、《孟子》，朱熹亦就同樣歷史敘述，判定二書乃未能就君師之位施教化的孔、孟，轉就人師角色施教誨所成就的著作；換言之，《論》、《孟》之撰輯，仍源出悠遠道統的深刻影響。故於《論語集注》，針對〈堯曰〉首章，朱熹遂引述楊時（1053-1135）意見，說明這「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諸言論的章節，所以纂輯在《論語》末篇，乃為彰顯載輯「（孔）聖人微言」的《論語》，本即上承往古聖王治道精神而來的道理，所謂：「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sup>29</sup>又於《孟子集注》，針對〈盡心下〉「歷

<sup>28</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大學章句序〉“Daxue zhangju xu”，〈中庸章句序〉“Zhongyong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1-3996。董金裕即就是二篇序文，揭示闡明道統為朱子撰作《四書章句集注》的動機。見氏著：〈朱熹與四書集注〉“Zhu Xi yu Sishu jizhu”，《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Guoli Zhengzhi daxue xuebao(renwen xueke lei)70 期，頁 8-9。當然，朱子的論述有歷史考證上的問題：光就作者來說，說《中庸》出自子思之手，朱子殆據《史記·孔子世家》而來，如《論語集注》卷首〈論語序說〉即引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之說〔〔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臺北[Taipei]：長安出版社[Zhangan chubanshe]，1990 年）頁 43〕。該說尚有古注之根據，若鄭玄（127-200）謂：「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漢〕Han 鄭玄 Zheng Xuan 注，〔唐〕Tang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正義》Liji zhengyi（臺北[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卷 52，頁 1661〕云云；然謂《大學》為曾子傳述，乃朱子之斷言爾。對此，兒時的戴震（1724-1777）針對《大學章句》經一章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該說法，即以周、宋相距「幾二千年矣」，質問其塾師：「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楊應芹 Yang Yingqin：《段著東原年譜訂補》Duan zhu Dongyuan nianpu dingbu，《戴震全書附錄》Dai Zhen quanshu fulu，收入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合肥[Hefei]：黃山書社[Huangshan shushe]，2009 年）第 7 冊，頁 133〕。不過，對朱子而言，說《學》、《庸》乃曾子、子思所傳或所作，顯然是為了申述二書向為孔門傳承的核心文獻，這恐是朱子個人學術信仰催化下的「歷史」論述。

<sup>29</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序（堯舜以來）羣聖之統」、終以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感喟的末章（即「五百歲而聖人出」該著名章節），朱熹既闡發文中孟子「憂後世遂失其傳」、「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的心志，及其期許「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的信念後，隨即申言作為《孟子》諸言殿軍的該章，旨在：「所以明其（孟子）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這就是說，撰述孟子往事言行的《孟子》該書，實亦關乎前、後聖賢間傳遞無窮的道統歟。職是，或者撰寫序文，或者注疏重要章節，朱子議論《四書》，總會連帶出那聖賢代代相承、傳繼不息的道統譜系。<sup>30</sup>

朱子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所以每每敘說道統傳承，實因他認為在儒道流傳的歷史中，孔、曾、思、孟發揮了不下曩昔聖君賢相功業的影響：每當時間懸遠、空間間隔，異端蜂起之際，化成著述的《論》、《孟》、《學》、《庸》四子之書，總能憑藉語文持存要道的功能，渡過每段儒學衰微的黑暗期，伺機感發後學、再度振興儒道。而朱子這般信念當來自他的切身經驗。且看他投身《四書》注解工作先後寫的諸篇序文，不就再三標舉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自四子遺書重揭聖道這儒學復興的里程碑，且表明自己就因私淑二程講說終能與聞大道的學歷。<sup>31</sup>遙想儒學於北宋該時，除有長期以來的弊病，像是「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一類問題外，<sup>32</sup>還有因黨同伐異產生的迫近艱難，如：「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

卷 10，頁 194。

<sup>30</sup>〔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集注》*Mengzi jizhu*，卷 14，頁 377。有關《論孟集注》對《論語·堯曰》、《孟子·盡心下》是二章之道統意蘊的闡釋，陳逢源有淋漓發明。見氏著：《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頁 179-181。備引朱熹諸闡涉道統的言論且作了分析，陳先生有言：「於是《大學》、《中庸》書前有序，《論語》、《孟子》末有終篇之論，由《大學》而及《論語》，由《中庸》而及《孟子》，脈絡貫串，旨趣相通，深寓相傳的『道統』線索，朱熹建構之意明矣。」（頁 181）是論誠透徹矣。

<sup>31</sup>分見〔宋〕Song 朱熹 Zhu Xi：〈論孟要義目錄序〉“Lun Meng yaoyi mul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5，頁 3924；〈語孟集義序〉“Yu Meng jiyi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5，頁 3944；〈中庸集解序〉“Zhongyong jijie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5，頁 3956-3957；〈大學章句序〉“Daxue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3；〈中庸章句序〉“Zhongyong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5-3996。

<sup>32</sup>〔宋〕Song 朱熹 Zhu Xi：〈大學章句序〉“Daxue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3。

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sup>33</sup>總之，儒學面臨的挑戰何其艱困，程氏兄弟的貢獻誠大矣。由是朱子屢屢勾聯道統譜系，汲汲申言二程於儒道傳續上的重要位置，還有為二人提振儒學所資的《四書》所起的關鍵作用，便是理所當然的事了。進一步說，朱熹終繼二程講說，致力《論》、《孟》、《學》、《庸》的注疏，這豈非道統事業於宋代的持續推進。且看《孟子集注》末篇末章注解，朱子敬錄伊川追念其兄的文字：

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sup>34</sup>

據是文，往古聖賢傳來的治道、道學，自周公、孟子後已相繼滅亡，然「生乎（孟子）千四百年之後」的程顥，終能「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興起道學（甚將促成治道的再度興隆）、接續道統，那麼，朱子所以在《論》、《孟》、《學》、《庸》諸「遺經」上下盡功夫，其胸襟當亦懷抱那宏濶無疆的道統圖像歟。

現在，我們了解朱熹談《四書》每提道統論述的緣由了：只要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置諸聖賢相傳的歷史中，便特別能突顯四部書的重要；當《四書》地位得到推崇，即為朱子注疏《論》、《孟》、《學》、《庸》的工作意義，作出最好的說明。此外，須注意的是，朱熹除指示我們《四書》在儒道傳續歷程中的位置外，他還就語言文字面，盡力描繪《四書》的好處，亦即：先儒撰作《論》、《孟》、《學》、《庸》時，真箇在語文上下足了功夫。凡此種種，《四書章句集注》裡外多有提點、著墨。

據〈大學章句序〉，大學體制隸屬「司徒之職」，為先王禮樂之一環節；當夫子取其教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曾子（及其弟子）又「作為傳

<sup>33</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論孟要義目錄序〉“Lun Meng yaoyi mul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5，頁 3924。

<sup>34</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集注》Mengzi jizhu 卷 14，頁 377。案伊川是文，是為了解釋程顥墓碑上「明道先生」稱謂的來由。

義（即《大學》），以發其（夫子）意」時，<sup>35</sup>諸儒須於語言文字面付出心力，就是在所難免的事了。案《大學章句》嘗標誌全篇結構道：「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面對諸條傳文「雜引經傳」情狀，朱子又以「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數語稱譽之，<sup>36</sup>要之，曾子所「述」，既須把握夫子對古來大學教綱的精要開示，其門人所「記」，「雜引經傳」間又頗能縝密詳解大學旨趣，這一述、一記間，彼等於語文面的用心豈容小覷。又據〈中庸章句序〉，中庸之道作為古來聖王賢相傳授政權時的治心秘訣，本即精練語文矣，且先聖亦視授受情狀多有調整、發揮，如：「堯之一言（即「允執厥中」），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即於「允執厥中」前，加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成為所謂十六字心傳），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云云。而後子思既「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不可避免地，他也須在語文面上用功。且讀讀〈中庸章句序〉的這段話：

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sup>37</sup>

所謂「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乃朱熹對子思撰作方式的敘述，此乃教先王示諭和孔門學說交相驗證、發明的「演繹」書法歟，而所謂「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乃朱子對子思撰作能否切合先聖心法的檢覈，至於「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

<sup>35</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大學章句序〉“Daxue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1-3993。

<sup>36</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頁 4。

<sup>37</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中庸章句序〉“Zhongyong zhangju xu”《朱熹集》Zhu Xi ji 卷 76，頁 3994-3995。

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數語，則是朱熹對子思著作已達最佳成效的讚譽了。要之，《中庸》的語文成績，在朱熹眼中可說是成功、甚至是非凡的了。另外，對《論語》和《孟子》，朱熹於二書《集注》裡，每對夫子意味醇厚的言語多所咀嚼，每對孟子話鋒觸機流轉、談議淋漓曲盡的言論多所體察（詳見下節論述），可見無論是戮力「傳守」「聖人微言」、<sup>38</sup>很可能「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之手的《論語》，<sup>39</sup>抑或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終撰作出的《孟子》，<sup>40</sup>二書示諭儒道的語文水準，蓋同樣被朱熹深刻感受到。

擺回道統傳續歷史上看，朱子所以如是關注《四書》語文面上的表現，興許由於他意識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均未得君師位置，只能轉就教育事業傳承道統；既須仰仗語言文字持存要道的功能，故於篇章著作上用功，就顯得愈加重要了。套〈中庸章句序〉裡「授受之際」、「丁寧告戒」話頭來講：曩昔聖君賢相交付政權、傳續道統，每於授受之際丁寧告戒，開示精闢道旨；往後儒者多未得權位以施政教，為接續道統，遂須仰賴論著展開字紙間的授受語境，從而對預想讀者、也就是求道後學進行一番「丁寧告戒」歟。《四書》或者述記（《學》）、或者演繹（《庸》）、或者傳守（《論》）、或者述作（《孟》）的撰作情貌，當作如是觀；而對千百年後，透過講學、注疏傳喻儒道的二程來說，情況也是一樣。案學者早指出程氏兄弟對《四書》的用功，像是篇章次第的整理，積極以「解」之體例講說經旨等等。<sup>41</sup>朱子詮釋《四書》本就受程門啟發，對二程用心處，自然多所留心。除於諸序文提及二程功績處多有描述外，《四書章句集注》細部注解裡亦有發明。如《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章，《論語集注》提供的這則訊息：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sup>38</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卷 10，頁 194。此言為朱子引楊時說法。

<sup>39</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序說〉“*Lunyu xu shuo*”，頁 43。此言為朱子引程子說法。

<sup>40</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序說〉“*Mengzi xu shuo*”，頁 197。此為朱子節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文字。

<sup>41</sup> 見陸建猷 Lu Jianyou:《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頁 49-52。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sup>42</sup>

案此處「程子」蓋指程頤。且看他對《論語》該章解說，開宗明義點明夫子示諭顏淵那非禮勿視、聽、言、動的四條目，乃「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的修道法門；緊接著，同樣希求聖人之道的程頤遂奉行該四條目，並為視、聽、言、動分別作出箴言，將循禮法以制欲、養心的道理疏解擘析開來，從而砥礪他制外養中的歷歷修行。有意思的是，程頤這段經解，豈非字紙間展開的、饒富程門風格的課堂語境：老師為求道後進開示經旨，精闢提點關節、細密闡發細目後，遂即履行實踐、以身示範。要之，講說地如此切要、精密，踐履地如此認真、踏實，解經解到這般境地，程門講說誠粲然可觀。而對朱熹來說，能注意程門講經的好處，且還積極載錄到自家《集注》中，供讀注者發想、體味，<sup>43</sup>看來繼程門後，這裡又寓藏著另番藉解經展開的，攸關古來儒道旨趣的授受語境，而有待吾人去清理、發掘了。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了解兩件事。第一，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裡，一再提及由上古聖君賢相傳來的縣長不絕道統；所以如是，實為突顯孔、曾、思、孟撰述《四書》，於呼應曩昔光輝治道和啟迪求道後進間的關鍵位置。第二，於《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傳達出道統傳承多在誦、傳、述、記、引一類授受語境中進行的信息；尤其對未得君師施政教位置，只能透過撰作、講說傳喻道旨的儒者來說，於語文面上窮究心力便愈加需要。綜合兩者，我們非旦明白朱熹投身《學》、《庸》、《論》、《孟》注疏事業，出自其

<sup>42</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6, 頁132。

<sup>43</sup> 《論語集注》該處既引程氏說法，且還對其箴言作出「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同上註)的評語和指示。



接續道統的雄闊胸懷，也能了解他何以傾心傾力，藉章句、集注功夫發揚聖道。畢竟，營造出有效的授受語境，方能保證道統的永續傳承。

#### 四、《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傳承道統的授受語境，其特色與成就為何

第二節論述，我們確定了《四書章句集注》的注疏形制，乃朱熹扮演導讀者該角色，打造的一本誦讀《四書》的指南。第三節討論，我們注意到朱子注疏《四書》乃承繼古來道統的作為，且將透過注解創造具品質的授受環境，以對讀注者，亦即求道後進有效傳喻道旨。故在本節，就讓我們好好觀察《四書章句集注》施展的注解功夫，同時評估其成效如何。

首先論《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所謂章句，乃透過「離章析句」功夫，促使文本「意義的條理性和周備性」變得清晰、明朗的注疏體例。<sup>44</sup>而朱熹殆循《學》、《庸》語文特質採用此體。案《大學》本教法綱程，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一路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流程節節分明；朱熹嘗以「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總統得來」形容之。<sup>45</sup>故其《大學章句》每每把握此特點，標記章節間的接續關聯。如：對誠意章有「此章之指，必承上章（即格物致知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對正心脩身章有「此亦承上章（誠意章）以起下章（脩身齊家章）」一類是也。<sup>46</sup>另《中庸》作為聖賢相傳的治心妙道，朱熹嘗謂：「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故「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相似」，<sup>47</sup>亦即仍就章句體式進行注釋。不過，和《大學》不同的是，朱熹認為子思撰作《中庸》，每就兩面向對稱鋪說之：若就道「費」、道「隱」，就語「大」、語「小」，闡釋「君子之道費而隱……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該章旨意，若就「天道」、「人道」，發明「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該章意義，因而形成「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般「齊整」的篇章結構。故其《中庸章句》，每每著力標記各章是就何面向闡說心法之奧義。<sup>48</sup>要之，或者針對鎖鏈環扣般的《大學》，或者針

<sup>44</sup> 陸建猷 Lu Jianyou:《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 頁 89-90。

<sup>45</sup> 〔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 117, 頁 2814。

<sup>46</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 頁 8。

<sup>47</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朱熹別集》*Zhu Xi bie ju* 卷 6·〈林澤之〉“Lin Zezhi”, 頁 5478。

<sup>48</sup> 不同於《大學》一條鞭似的結構，朱熹認為計 33 章的《中庸》，乃由三部分組成，分別

對喬木枝葉般的《中庸》，朱子總能精確提點章節結構關係，教是二文獻的條理性和周備性清楚朗現。

更進一步說，朱子判定《大學》、《中庸》的成書，歷經孔門先、後輩間傳習講誦造成，像《大學》「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而《中庸》乃子思「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所作。無論出於師承，或者家學，《學》、《庸》充斥著藉傳述、引述來闡說道旨的文字，其中多有取自古來經傳（主要是《詩》、《書》，或者先聖格言、言論）者。故朱熹的章句功夫，屢屢就《學》、《庸》「雜引經傳」處進行析論，期打通文中「若無紀統，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處。如《大學》裡止於至善章，朱熹先透過錯簡整理，將經文梳理為：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sup>49</sup>

---

是：「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意」（〔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中庸章句》*Zhongyong zhangju*，頁 18）的前 11 章，「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頁 23）的中間 9 章，和「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 12 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頁 32）的後 13 章。對中間 9 章，朱熹每以「費之小者」、「費之大者」、或「兼費隱、包大小」標誌各章旨趣（頁 23-32）；對後 13 章，則每就「天道」、「人道」標記之（頁 33-39）。又「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該語，見〔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 62，頁 1479。

<sup>49</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頁 5-6。案朱熹注語謂：「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頁 6）此即朱子整編處。

面對這連番引《詩》，其間意義連結不甚清楚的傳文，朱子注解除一點明出處，如：「邦畿千里」出自《商頌·玄鳥》、「緡蠻黃鳥」出自《小雅·緡蠻》、「穆穆文王」出自《大雅·文王》、「瞻彼淇澳」出自《衛風·淇澳》，還有「於戲前王不忘」出自《周頌·烈文》，更以「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乃至「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等注語，<sup>50</sup>從「物」到「人」、到「聖人」、到「明明德者」，再到「前王所以新民者」，精密彌縫諸引用詩句間間隔，從而教此章話語涵蘊的隨修德之精進，效果將愈廣、愈遠的意旨得以發揚。又像《中庸》終章，朱熹針對末尾數言：「《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sup>51</sup>他作了這樣解釋：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sup>52</sup>

朱子意謂：子思為形容奉行中庸之道的聖王，其德行臻至的「不顯」至境，故援引諸詩篇詩句以及聖人評語描繪之；而由於「不顯」境界尤難把捉，故子思方依序引〈皇矣〉「不大聲以色」、〈烝民〉「德輶如毛」，乃至〈文王〉「無聲無臭」等詩語依稀狀貌之。有意思的是，端視《中庸》原文，語意

<sup>50</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頁 5-6。案朱熹注語謂：「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頁 6) 此即朱子整編處。

<sup>51</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中庸章句》*Zhongyong zhangju*，頁 40。

<sup>52</sup> 同上註。

並非至難，經過朱熹析論，子思形容之不足遂一再舉詩詳說之的汲汲著作之情就更加明顯了。此等例子，猶教吾人領略朱熹章句功力的細膩。

再來論《論語章句》和《孟子章句》。正如對《學》、《庸》的注解一本典籍語文之質性，朱熹對《論語》、《孟子》的集注工作，亦準乎他對二書性質的判定。案《論語》多格言，《孟子》富大段議論，這些特徵朱熹都留意到並能配套處理。<sup>53</sup>此外於《論》、《孟集注》開卷處，朱子還特別截引、載錄了《史記·孔子世家》和〈孟子荀卿列傳〉的敘述，勾勒出孔子遭逢的禮樂崩壞世代，以及孟子身處的「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該環境；而《論》、《孟》所錄，蓋即孔、孟生存於如斯情境所發的言行舉措。<sup>54</sup>這便教讀注者懷著歷史感，尤感同身受地誦讀《論語》和《孟子》。且讀讀朱子對《論語·學而》首章的注解。該章原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論語集注》即就「學」、「習」、「說」、「樂」、「朋」、「愠」，以及「君子」等字眼，適時引述「諸老先生」講說，展開條條論述：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己，如鳥數飛也。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

<sup>53</sup> 案朱子屢屢比對《論》、《孟》，發明不同的讀書方式。如：「《孟子》要熟讀，《論語》卻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19，頁432）這些誦讀指引，當即出自對《論語》多格言、《孟子》富大段議論此等語文性質的體會。

<sup>54</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頁41-43；《孟子集注》*Mengzi jizhu*，頁197。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sup>55</sup>

果然是既「簡」且「盡」的注解。案朱熹先藉以「效」釋「學」、以「鳥數飛」釋「習」、以「喜意」釋「說」、以「同類」釋「朋」、以「含怒意」釋「慍」，和以「成德之名」釋「君子」等字辭解析，紮穩詮釋的根基；再來即循經文語脈進行詮說並引申發揮之，若：「既學而又時時習之」、「無時而不習」、「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一類是也。經由這些詮說，夫子話裡的豐富意旨可謂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明。如：自學且能時時習熟，吾心將得到喜悅；時習所學，須於知、行兩面踐履用功；自近及遠，友朋紛紛來附，愉悅將自心發諸外貌氣象；不為人知而不慍，乃學習有成的士子須勉力達成的修持云云。要之，置身末世，經世志不得施展的夫子，此番話語誠有深意；透過朱熹的解讀，君子能專務的樸實修行，像是：用功向學以復善良本性，於知、於行無不實踐，還有抱負即便落空亦須安撫心情等士子得自主把握的事，就這麼傳喻給讀者了。

朱熹精闢且富啟示的注解，同樣施用在《孟子》上。蓋為配合該書大段議論的語文性質，《孟子集注》的用力處，主要在提點經文語脈的來龍去脈。案朱子曾提及一段讀《孟》經驗：

某往年在同安日……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sup>56</sup>

所謂「以紙簽簽之」，殆即標記《孟子》裡談議文脈流轉的各個關節。這個動作，後來即落實到《孟子集注》中。就拿〈公孫丑上〉養氣該章來說，對這由公孫丑設問孟子若得到齊國卿相位置將「動心否」所展開的，闕涉

<sup>55</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1，頁47。

<sup>56</sup> 〔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104，頁2615。

知言、養氣論述的著名章節，《集注》先點出是章乃承前一章公孫丑問「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的談話而來，爾後即順師徒間對話發展，朱注一路標記此番談議諸多轉折處：從北宮黝、孟施舍之勇的比較，談到曾子示諭的士子大勇；後承公孫丑之問，孟子就自家和告子的不動心修養進行比較，依序帶出養浩然之氣和知言的修行功夫；得此示諭的公孫丑遂以聖人贊譽孟子，不欲承受該稱譽的孟子，轉將話題帶到對孔子曠世德業的頌揚上。凡此種種，《集注》無不清楚標識，若：「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此公孫丑復問（知言）而孟子答之也」、「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一類。<sup>57</sup>要之，養氣該章經文，充分體現孟子當世的時代性徵，還有孟子的操守自持：即便「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處士爭相求用，異端邪說紛起，孟子仍戮力士子本乎道義的修行，知言、養氣，繼武孔子德行，並適時辯明道旨。而透過朱熹全幅度掌握孟子談議曲折流轉的注解，《孟子》話裡蘊含的充沛精神殆得彰顯。案朱子嘗謂：

《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sup>58</sup>

據此告白，朱子能讀出《孟子》意味，緣自他把握到各「長段」「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的文脈，也就是開始有「統」地誦讀《孟子》，「覺得（書中）意思極通快」；毋怪後來製作《孟子集注》該「簡盡」讀本時，他會對

<sup>57</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集注》*Mengzi jizhu* 卷3，頁229-235。

<sup>58</sup> [宋] 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 卷105，頁2630。

《孟子》談議各關節如是留心標注。畢竟，這是引導讀注者讀出《孟子》精神的關鍵地方。

分別觀察了《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相當清楚地，朱熹注解，乃一本《四書》語文特質來為諸書作導讀的。<sup>59</sup>再次套用〈中庸章句序〉裡「授受之際」、「丁寧告戒」話頭，我們可說，朱熹顯對《學》、《庸》、《論》、《孟》傳喻道旨的授受語境，或者丁寧告戒情狀有切實掌握；而他既能分別就孔、曾、思、孟曉諭儒道的方式，或章句之、或集注之地詮說旨趣，那麼，他的《四書章句集注》，便可謂是解《四書》授受語境的另番授受語境了。須特別注意的是，藉由此番章句集注工作，《四書》裡關鍵的心性道理遂都聯繫、貫串了起來。

案闡發《學》、《庸》、《論》、《孟》裡的心性之道，程門學說早著力於此。像《孟子集注》卷首〈孟子序說〉引述的楊時講說即是：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sup>60</sup>

是段論述，一言以蔽之地將《孟子》所有談議，收束於正心、存心養性和收放心，也就是秉持善良本性該等事上。爾後發諸作為，能否成就功業，

<sup>59</sup> 關於《四書章句集注》注疏《四書》的表現，可參閱拙著：〈從朱熹的治經付量論《四書章句集注》的形制與意義〉“Cong Zhu Xi de zhi jing cunliang lun Sishu zhangju jizhu de xingzhi yu yiyi”，《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17 期（2012 年 6 月），頁 111-127。又據經典語文特質製作讀經指南，乃朱熹慣用的解經方式，他的《詩經》注解即是顯例。對此，可參閱拙著：〈詩境想像、辭氣諷詠與性情涵濡——《詩集傳》展示的詩歌詮釋進路〉“Shijing xiangxiang, ciqi fengyong yu xingqing hanru: Shi ji zhuan zhanshi de shige quanshi jinlu”，《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29 卷 1 期（2011 年 3 月），頁 1-34。

<sup>60</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序說〉“Mengzi xu shuo”，頁 199-200。

皆準乎心性修持何如；即便成就了一番事業，若動心發念處循私欲而未能秉持天理善性，則亦未足與議矣。要之，楊時此說誠理學本色論調。重要的是，這段攸關《孟子》精髓的論述，是扣合著《大學》誠意、正心，還有《中庸》的率性之道來講的，而朱熹引述之且置諸《孟子集注》開端，當有傳達《孟子》與《學》、《庸》間關聯，亦即傳承關係的用心在。事實上，朱熹日常講學，每將《四書》之道相互發明。如《朱子語錄》載錄的，和弟子胡安之論《論語》顏淵樂處該段。朱子對顏回的博文、約禮修練，便直接用「允執厥中」意思來闡述：「便顏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這就教夫子對顏淵示論的功夫修行（即博文、約禮），和古先聖王遞相傳承的中庸心法勾連上了，《論語》、《中庸》的心性論線索遂變得異常緊密。<sup>61</sup>

檢覈《四書章句集注》裡的注解。於《大學》，朱熹尤著力格物致知章和誠意章的闡釋，所謂：「其第五章（格致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誠意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是也。<sup>62</sup>故朱子特作〈格致補傳〉，闡發物格則知將至的道理：「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且於誠意章注語，申言慎獨誠意功夫就建立在格致功夫上：當物已格、知己致，不會有苟且、自欺的行為，再發諸誠意交接事物，則君子修身之道當打下穩固之基礎。<sup>63</sup>另於《中庸》，對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慎獨功夫，朱子同樣相當留意。他注解道：

<sup>61</sup> 〔宋〕Song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卷 120，頁 2885。在此須補充的是，朱熹嘗云：「《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宋〕Song 朱熹 Zhu Xi：〈答詹帥書〉“Da Zhan shuai shu”，《朱熹集》*Zhu Xi ji*，卷 27，頁 1163）這便說明〈中庸章句序〉將子思撰作的《中庸》，和堯、舜、禹來相傳的「允執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點相繫，乃朱熹欲製作絳長心傳譜系的作為。案〈中庸章句序〉乃據〈中庸集解序〉改寫而成，兩相對照，即看出「推本堯、舜傳授來歷」一段的確是後來「添入」的。

<sup>62</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頁 13。

<sup>63</sup> 同上註，頁 7-8。案朱子注云：「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誠意），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頁 8）這便說明格致功夫和誠意功夫的接續關係，以及二者同為修持根本功夫的道理。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sup>64</sup>

且看這段自道理本俱足吾心推衍出的，君子得時刻保持心性澄明的慎獨詮釋，豈不與格致功夫相呼應。要之，《學》、《庸》都談慎獨之道，前者戮力恢復心性明德，後者則敬謹保持心性明德，實為同一修行的兩個面向。

再看看《論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該章，對孔子調教顏淵的博文、約禮之教，朱注援引侯仲良的講法：「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於〈顏淵〉克己復禮章，<sup>65</sup>針對孔子對顏淵的曉諭：「克己復禮為仁。」朱熹的解釋是：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sup>66</sup>

案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乃至聖對其得意門生（甚至是屬意傳人）的教誨，用朱子話來說，此「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sup>67</sup>照《集注》兩處之解釋，博文即格致該事，而克己復禮何嘗不然：克服私欲，一切謹慎依循作為「天理之節文」的禮，如是「全其心之德也」的「為仁」之道，蓋格致誠正功夫的另一種表述爾。職是，古來學、庸之道在朱熹的詮釋中，不就成色未差地傳到孔、顏這對師徒身上。再讀讀《孟子集注》對〈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章（也就是著名的談夜氣該章）的注釋。對孟子引述夫子的話語：「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朱子這般闡言道：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

<sup>64</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中庸章句》*Zhongyong zhangju*，頁 17。

<sup>65</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 5，頁 111。

<sup>66</sup> 同上註，頁 131。

<sup>67</sup> 同上註，頁 132。

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sup>68</sup>

這段解釋讀來豈不熟悉：「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讀來彷彿慎獨以護持澄明本心的功夫要求即將復現。隨後朱注果然論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這存夜氣修養，且提及若存得夜氣將使我心綻放「湛然虛明氣象」。那麼，孟子的夜氣論述實亦慎獨功夫的發明發揮了。最後，且將同篇「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該章一齊讀來，對「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該名句，《孟子集注》的解釋是：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sup>69</sup>

據是文，唯有求得放心，那麼心將回復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本相，若「昏昧放逸」我心，縱使「從事於學」，必「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如是看來，求得放心亦即存得夜氣，二者俱為和格致、慎獨、誠意相貫通的功夫修行。由是我們發現：透過《四書章句集注》的詮說，無論是《學》、《庸》裡的格致、慎獨和誠意，《論語》裡的博文約禮、克己復禮，或者《孟子》裡的存夜氣、求放心，分布《四書》的種種關鍵心性修持，總在交相映照、相互呼應的鏈結關係中。<sup>70</sup>更值得注意的是，擺在道統傳承序列上觀察，我

<sup>68</sup> [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孟子集注》*Mengzi jizhu* 卷 11, 頁 331。

<sup>69</sup> 同上註, 頁 334。

<sup>70</sup> 案朱熹對這些儒學至道的闡釋，於《大學》、《中庸》，主要是循二者的章節結構來講。對《論語》，則每將散佈各篇各章的師生對答串聯起來講說，若：於〈衛靈公〉「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該章，朱子引尹焞（1071-1142）之言：「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指〈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該章），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此章）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宋] 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 8, 頁 161-162），來傳達曾子能以「盡己」、「推己」該忠恕修行，闡發夫子一貫之道的卓越體悟（卷 2, 頁 72）；另於〈顏淵〉「仲弓問仁」該章，朱子將夫子對雍示論的「主敬行恕」功夫標示為「坤道」，以和「克己復禮」功夫相配（朱子稱此作「乾道」），從而發明

們看出此等君子修行法門，殆即堯、舜、禹來「允執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諄諄丁寧告戒的未輟傳承歟。於是，就在《四書章句集注》這又一番的授受語境裡，從古先聖王傳至孔、曾、思、孟身上的這些儒學至道，其幽微旨趣再次在求道後進眼前被揭示了出來，而這也就是朱熹此番章句集注工作達成的成績。<sup>71</sup>

張亨在〈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一文中，具史識地指出建立道統乃朱子終身肩負的弘道志業，故其哲理思想、學問內涵和主張學說，都該從這視角來認識、理解。由是，張先生遂據此梳理朱子終身從事的多項重要事情，像是：確立道統涵義、為辨明道統精髓而與人爭議，

---

是二法門同為聖人傳論的關鍵修持（卷6，頁133）。至於《孟子》，朱子就其內容或關乎和君王的對談，或關乎與諸子之爭辯，每能適時提點重要的義理精義。若謂〈梁惠王下〉：「自首章至此（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該章），大意相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孟子集注》*Mengzi jizhu*，卷2，頁219）又於〈滕文公上〉作此呼籲：「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指「滕文公為世子」該章），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卷5，頁252）

<sup>71</sup> 陸建猶論述《四書章句集注》道統觀，談到相對前人道統論主在綴連儒家代表人物譜系，朱子的道統論則是重要觀念，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承繼。見氏著：《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頁64-67。這論點是很精闢的。本文論述亦證明，朱熹的確藉由注疏《四書》，完成中庸道旨傳承不絕的圖像。另就思想史角度觀察，朱熹的道統觀擴張、發揚了儒學心性奧義，儒家思想原來的外王面向和禮節規範，往往被朱子轉化處理。即以本文反覆討論的克己復禮章為例，馬融（79-166）訓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嘗云：「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邢昺（932-1010）疏承此謂：「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魏〕Wei 何晏 He Yan 注，〔宋〕Song 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注疏》*Lunyu zhu shu*（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社 [Taiwan gujishe]，2001年）卷12，頁177）可見此章可能含有要緊的治術。朱子並非無視於此，然其釋「天下歸仁」有謂：「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宋〕Song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6，頁132）這便教人想起他在《大學》「湯之〈盤銘〉曰」該章，對聖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的詮釋了（《大學章句》*Daxue zhangju*，頁5）。另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處，邢昺列舉〈曲禮〉中諸禮儀，若「視瞻毋回」、「式視馬尾」、「毋側聽」等來析論（《論語注疏》*Lunyu zhu shu* 卷12，頁177），朱子卻引述程子制外養中的視、聽、言、動四篇箴言，來發明士子內省修持之要義（《論語集注》*Lunyu jizhu* 卷6，頁132）。凡此，皆說明朱子的注解，確實將經典的政治或倫理意義導向心性修養面發展。

以及如何對待政治事功云云。<sup>72</sup>而《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朱熹用功至深、對後世影響亦尤鉅的經注，經由本節論述，我們果然看出道統志業亦落實於此，或者更精確地說，朱熹是用自家經學事業來承繼他揭橥的儒學道統。

## 五、結論：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

本文就經注作為注經行動之實錄該角度來研究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第二節通過對朱子注解《四書》過程的歷史考述，確定了該經注的性質和功能。緊接著在第三、四節中，詳盡討論了《四書章句集注》諸多重要課題，像是：朱子如何將道統信念灌注於注解中，他又如何運用注疏體例適切發明道旨，還有，他最終成就的儒道內涵究竟為何。透過正文的研討，我們得到的結論有：

第一，幾窮盡朱熹畢生心力完成的《四書章句集注》，乃他自宋儒經說（主要是二程）聞道，決意採誦經指南形制以圖發揮引領後進誦習功效的注解。

第二，藉著這部簡明經注，朱熹上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聖君賢相授受至道的譜系，揭明《四書》乃亂世未得君師位置的孔門祖孫（孔子、子思）、師徒（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喻至道的場景或語境，並申明身處宋代的自己就從《四書》曉聞道旨（主要透過程門經說）的經驗；於是面對《四書章句集注》預想讀注者，其章句集注工作，實為朱子上承聖賢授受傳統的又一次講道場合或語境了。

第三，在該部經注中，我們看到朱熹本著《四書》各別語文特色，亦即《大學》、《中庸》那孔門先、後輩間傳誦道旨且層層詳說之的話語，還有《論語》貼近孔子生活領域的、《孟子》反映戰國論辯環境的言語質地，其經注或者側重解析章句，或者務力咀嚼文意和勾聯文脈。如是應和《四書》原來的言語特質，朱熹舉揚了《學》、《庸》裡的格致、誠意、慎獨，《論》、《孟》裡的克己復禮和求放心、存夜氣，從而緊密呼應堯、舜、禹來的「允

<sup>72</sup> 張亨 Zhang Heng 說：「無論朱子的形上架構多麼精密，心性之說何等深微，工夫如何切實，知識如何宏博……都應該置於『建立道統』這一志業之下來了解。換言之，朱子的理氣諸說都可謂是論釋道統之一節，並不是獨立的哲學性問題。」見氏著：〈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Zhuzi de zhiye: jianli daotong yiyi zhi tantao”，《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Si wen zhi ji lunji: rudao sixiang de xiandai quanshi*（臺北[Taipei]：允晨文化[Yunchen wenhua]，1997年）頁286。張先生就道統角度展開的有機論述，見該文頁294-332。

執厥中」、還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諄諄告誡。職是，藉著對經典言語文字的再三致意，道統大業終在朱子努力不懈的注經行動中趨近完成。

猶記得在〈中庸章句序〉裡，朱子述及子思傳述古來中庸之道、致力撰作成《中庸》，爾後遂為儒道承繼所資；即便世局變得如何混亂、價值理念又將如何混淆。深深感喟子思撰述功績的朱子，嘗以「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sup>73</sup>數語描述這「《中庸》現象」。那麼，朱熹於《四書章句集注》，所以汲汲注經為後進作導讀，殆亦深信「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歟。

【責任編校：李宛芝、黃璿璋】

## 主要參考書目

### 典籍

- 〔漢〕鄭玄 Zhen Gxuan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正義》*Liji zhengyi*，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魏〕何晏 He Yan 注，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注疏》*Lunyu zhu shu*，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宋〕朱熹 Zhu Xi：《論語精義》*Lunyu jingyi*，《朱子遺書》*Zhuzi yi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9 年影印清康熙中禦兒呂氏寶誥堂刊本。
- ：《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Zhangan chubanshe，1990 年。
- ：《朱熹集》*Zhu Xi ji*，成都 Chengdou：四川教育出版社 Sichuan jiaoyu chubanshe，1996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撰，翁方綱 Weng Fanggang 補正，羅振玉 Luo Zhenyu 校記：《經義考·補正·校記》*Jing yi kao, bu zheng, jiao ji*，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Zhongguo shudian，2009 年。

### 專著

- 《十三經注疏》整理工作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gongzuo weiyuanhui*：  
〈整理說明〉“Zhengli shuoming”，收於王弼 Wang Bi 注，孔穎達 Kong

<sup>73</sup> 〔宋〕Song 朱熹 Zhu Xi：《朱熹集》*Zhu Xi ji*，卷 76，頁 3995。

- Yingda 疏：《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臺北 Taipei：臺灣古籍出版社 Taiwan guji chubanshe，2001 年。
- 束景南 Shu Jingnan：〈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Zhu Xi qian Sishu jizhu kao(cong *Sishu jijie dao Sishu jizhu*)”，《朱熹佚文輯考》*Zhu Xi yi wen ji kao*，鹽城 Yanche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1 年。
- 邱漢生 Qiu Hansheng：《四書集注簡論》*Sishu jizhu jianlu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80 年。
- 陸建猷 Lu Jianyou：《四書集注與南宋四書學》*Sishu jizhu yu Nansong sishuxue*，西安 Xian：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2002 年。
- 陳志信 Chen Zhixin：〈倫理神話的闡釋——以《毛詩鄭箋》的詮釋體系試探經學運作的形式與意義〉“Lunli shenhua de chanshi: yi *Maoshi zhengjian de quanshi tixi shitan jingxue yunzuo de xingshi yu yiyi*”，收於李明輝 Li Minghui、陳瑋芬 Chen Weifen 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個案篇》*Lijie guanshi yu rujia chuantong: gean p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2008 年。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Zhu 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6 年。
- 陳鐵凡 Chen Tiefan：〈四書章句集注考源〉“Sishu zhangju jizhu kaoyuan”，收於錢穆 Qianmu 等著：《論孟論文集》*Lun Meng lunwenji*，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1981 年。
- 張亨 Zhang Heng：〈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Zhuzi de zhiye: jianli daotong yiyi zhi tantao”，《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Si wen zhi ji lun ji: rudao sixiang de xiandai guanshi*，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1997 年。
- 楊應芹 Yang Yingqin：《段著東原年譜訂補》*Duan zhu Dongyuan nianpu ding bu*，《戴震全書附錄》*Dai Zhen quanshu fulu*，收入楊應芹 Yang Yingqin、諸偉奇 Zhu Weiqi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7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09 年。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年。

錢穆 Qian Mu：〈朱子之詩學〉“Zhuzi zhi shixue”，《朱子新學案》*Zhuzi xin xuean* 第4冊，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89年。

——：〈朱子之四書學〉“Zhuzi zhi Sishuxue”，《朱子新學案》*Zhuzi xin xuean* 第4冊，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89年。

#### 期刊論文

陳志信 Chen Zhixin：〈詩境想像、辭氣諷詠與性情涵濡——《詩集傳》展示的詩歌詮釋進路〉“Shijing xiangxiang, ciqi fengyong yu xingqing hanru: *Shijizhuan zhanshi de shige quanshi jinlu*”，《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29卷1期（64期），2011年3月，頁1-34。

——：〈從朱熹的治經忖量論《四書章句集注》的形制與意義〉“Cong Zhu Xi de zhi jing cunliang lun *Sishu zhangju jizhu de xingzhi yu yiyi*”，《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17期，2012年6月，頁111-127。

——：〈論《禮記正義》的注疏形式與意義，兼論魏晉六朝的文學意識與創作實踐〉“Lun *Liji zhengyi de zhushu xingshi yu yiyi, jianlun wei jin liuchao de wenxue yishi yu chuanguao shijian*”，《思與言》*Si yu yan* 50卷2期，2012年6月，頁144-149。

董金裕 Dong Jinyu：〈朱熹與四書集注〉“Zhu Xi yu Sishu jizhu”，《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Guoli zhengzhi daxue xuebao (renwen xueke lei)* 70期，1995年6月，頁8-9。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就《四書章句集注》，探討論述朱熹如何藉由注解四書，以承繼展開聖賢授受語境。作者所謂《四書章句集注》乃朱子解說《四書》旨趣的「傳道場域」這一視角，考察出：《四書章句集注》係朱子自二程聞道後，採取誦經指南形制，以求發揮引領誦習功效的注解書。

作者首先說明了朱子如何根據《四書》各書之特色，注解時或側重章句解析，或致力於咀嚼文意與文脈勾聯。同時舉出與《四書》喻道語言特質符合的概念，以呼應諸如「允執厥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等聖賢告誡，於是朱子方得以在經注中完成道統大業的承繼與展開。

### 第二位審查人：

此文對儒家聖君賢相授受至道的譜系，孔門祖孫（孔子、子思）、師徒（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授關係的來龍去脈，爬梳清晰；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強調「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間（《朱熹集》）」。就語言文字的功能，在孔孟儒學發揚上，作了精緻的闡釋說明，這是本文新穎的論點，符合當今詮釋學發展的方向。再者，本文資料豐盈，論述中肯；且引用的內容，又能恰如其分的表達及論述思想主軸。在井然的架構之下，申論及說明清晰，是一篇優質作品。